

小雨傘

公衛系二年級 陳逸東

中層的記憶裡，爸爸的工廠代工的是七彩小塑膠傘。客廳即是工廠，這段摘自部編版歷史課本的文字，重現在家中。不必等雨後，家裡的窗台總是掛起一道彩虹，成品好端端的掛在窗溝，瑕疵品散落一旁。

記不得從何時開始的小時候，我會拿起窗台上的幾把傘，把每一支從傘珠卸下一圈後，蝙蝠翅膀似的傘布就隨著傘尾脫下，只剩赤裸裸細瘦的傘骨，無依無靠地躺在地上，孤伶伶。再將一旁瑕疵的黃傘布一張張打開，從傘尾套入，鋪好傘布，一顆顆傘珠嵌入傘骨，每一支雨傘就成了安然無恙的破損貌。那些脫下來完整的傘布從此被遺落在牆角，錯落在舊有生鏽的壞傘骨旁，不太會有人注意到。

童年，每一個在基隆的雨天，我一直有一個夢想——單手撐一把傘，什麼顏色的都好。但還太小力氣不夠，何況手不穩，也不曾，更不會穩過，總會顫抖著。小小的夢想無法撐起打傘的天空。

「咿咿呀呀，咿咿呀。」

那是腦部不規則放電，不自主發出聲響的我。沒有頻率的肌肉伸縮，手顫動震著，震著，自是不能好好撐一把傘。兒時，媽媽帶我跑遍診所名醫、廟宇，本土的進口的。道士說這是中邪，要喝符水佐香灰連續七七四十九天；算命仙言祖墳的風水氣場變化，以致命盤與祖先相剋，無解。不過最可信的則是，醫生診斷：基因錯位，改變神經傳導物質的分泌機制，以致妥瑞氏症繫住我長大成人。

為什麼會這樣？就像是國小圖書館一隅，堆著一疊又一疊，早已佈滿灰塵的《十萬個為什麼》，從小問了無數次問到大，我就是得不到正解。

「都是因為你爸爸娶了你越南的媽媽，才會把你生得那麼怪。」、「誰叫你媽媽不是台灣人。」國小老師們一次又一次的怒叫吼罵中，使我皈依了不能信仰的意念。為什麼要這樣？他們說媽媽的名字叫外籍新娘，新移民，為了拿張台灣的身分證才嫁過來的。就連學生資料表上的身分調查，都有一處其他欄，空白，供我手抖著寫下——新台灣之子。是他們告訴我要這麼寫的。

放學時，傍晚的基隆時常浸在灰色霧雨之中，常常忘記帶傘的我，沒有任何遮蔽，只得淋著雨回家，雨聲滴滴答答地打在皮膚上，每一滴雨洗不清交融的血液，每一聲雨響都是憔悴。到家門口時，往往已經分不清楚，臉上的是雨水或是在經過一日羞辱下，從眼眶溢出的淚水。

日復一日。

媽媽自從嫁來基隆後，從未回去胡志明，鄉下的社區不若台北大城的人口稠密，只有她是越南人，就此，家鄉的語言居然只剩電話裡的世界可以流通。媽媽想要成為台灣人，拿到台灣的身分證是為了可以在銀行開戶頭，把工作賺的錢寄回去給另外一個我未曾謀面的越南阿嬤。

嫁給台灣的傘商，媽媽說，是越南阿嬤託仲介公司買好婚約的。她很慶幸是賣給鄉下的爸爸，她說有一些朋友買婚約時，特意選大都市，但一到台灣，卻是被賣到夜色繁華的娼街作酒店小姐，清秀的臉蛋和身世自此被胭脂粉掩蓋，遺落紅塵，一生用身體都贖不回年輕的錯謬。媽媽每次講到這段，她的珍惜展露，眼角都會笑得像我不能控制的四肢一樣，微微顫動起來。

飄洋過海的女人家，終究是得深植本地。幾乎每個假日，媽媽帶著我到漁市旁的正音班，陪她和阿姨們向老師學中文。參雜印尼語、泰文、緬甸語、柬埔寨語的班級裡，每一個新移民都是一葉浮萍，各自乘載一段外籍新娘的故事，破碎的、圓滿的都好，總之都是到了台灣，平安地落地生根。到了正音班，所有人都得脫下家鄉語言的外衣，從基礎的勺勺門開始織起中文，一針一線縫入骨子裡，鑲嵌得完好，才不會一出去又被認出，骨子裡是外籍新娘。中文的訓練日累月積，人人講一口一樣的中文，頂多帶點口音罷了，多是被誤會成台灣國語而已。

直到翻掉幾年曆後，媽媽的課堂上真不再出現萬國的方言，新移民媽媽們的高分貝錯雜著我不時的發出的噪音，就和漁市場叫賣的小販們沒什麼兩樣了。家鄉母語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斷流，自此只在話筒裡流動了。媽媽也慢慢，慢慢地變成台灣人，蓮花色的皮夾左側依舊放的是她跟越南阿嬤的合照，另一側則是穩妥地收著台灣身分證。

再長大一點的我，撐傘的技術和媽媽的中文一同進步，終於可以單手拿傘至少十秒，最起碼我能搖搖晃晃地撐起自己的傘。

這些年來，先天的殘疾仍舊，兩城基隆不變，到台北唸書的我做的夢，早已不是能撐傘那麼簡單。城市的喧嘩爭競，不曾洗清我的身份，但逐漸發現，其實從不需要透析我的血液，我自是完完整整，乾乾淨淨。兒時的記憶，不過是兩水滴在傘布上，末了會乾會流下；破損的傘布，還是傘布，只要傘骨能撐起就好。

逢連假的那幾天，坐著北上的列車回家，媽媽撐著傘到火車站等待。午後大雨傾盆，霧氣朦朧的街巷，我和媽媽同撐著一把傘，行李箱都淋濕了。回家的路上，經過叫賣聲此起彼落的漁市，正要過馬路時，對街的小紅人亮起，收起傘，在橋下等待倒數。賣螃蟹的攤販推著攤子收攤，一旁的小女孩喊著：「媽媽，我想要一隻手撐小雨傘。」

「不行，妳還太小了舉不起來。」

「媽媽，拜託啦！這把小黃傘行不行，撐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。」

「好啦，寶貝，那你只能撐一下下喲，等等就給媽媽撐。」

小綠人開始行走。握住濕漉漉的傘柄，我按下開關，傘骨一瞬間撐開傘面，為媽媽打起傘，手還輕輕地兀自顫抖。